

李家纬◎著

一个闯关东家族跨越六十年的沉浮悲歌
一段无法尘封的血泪史，一部演绎家族兴衰的传奇
传奇人物，经历沧桑终成幻影 后代族人，阅尽岁月始有大悟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关东风云

李家伟◎著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关东风云 / 李家纬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2.4

ISBN 978-7-221-10247-8

I. ①关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71076 号

关东风云

Guandong Fengyun

作者 李家纬

责任编辑 武波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201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224 千字 印张 14

ISBN 978-7-221-10247-8

定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尘埃尽处血无痕，
雾霭烟波苦系魂。
北上关东伤逝泪，
随风散去雨纷纷。

目 录

第一卷 漫长跋涉 / 1

方德成用袖子擦了一下模糊的眼睛，似乎耳朵也出了问题，什么也听不见了。他蹲在那里哭泣，他平生第一次觉得这么无助，连父母上吊、妻子撞死，他都没有如此伤心难过。他压抑住百感交集的情绪，站起身，眼睛死死地盯着人群，一个一个看去。

第二卷 柳暗花明 / 34

老太太上炕，从炕头墙窟窿里取出一样东西，用一张黄纸包着。她用颤抖的手打开黄纸，又打开一层，里面露出一个东西来，让方德成大吃一惊。那是一锭金子。

第三卷 险象环生 / 52

方德成命玉儿凤儿重新摆酒，几个大男人继续喝。可是方德成此刻的心里却像沸水一样不平静，他在想，方家大院的前身那户人家是被孙德福给算计了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里面肯定隐藏着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。

第四卷 一波三折 / 79

方德成拿出烟袋，装上烟，吸了两口，就在这时，他看见一个人影从墙头跳到院中。方德成一动没动，他盯着那个黑影，见那人手里拿着一个东西，轻轻走到东屋窗前。只见那人放下东西，往屋子里瞅了一眼，转身就要离去。

关东风云

第五卷 关东好汉 / 100

日本人发了疯，不明所以的中国劳工傻傻地立在那里，停止搬运，飞来的子弹击倒多人。李刚他们在上面看得明白，方德成气得直跺脚，他骂道：“这两个好大喜功的家伙！”

第六卷 家族剧变 / 123

他的一个弟兄站出来说道：“大哥，我们是该往这方面想了，难道要当一辈子土匪吗？”

李刚想起了贵花，想起背了十几年土匪头子恶名的沧桑经历，他何尝不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英雄！哪怕死在战场上也心甘情愿。

第七卷 日月新天 / 159

孙堃子站起来说道：“我揭发我爹，我爹曾经说过，他不该是地主，他借给方家五千块钱，方家用三十垧地抵债，他这才成了大地主的。他这种思想是觉悟低下，是对地主身份的质疑，是抵触和不满情绪，需要批判教育和集体帮助。”

第八卷 拍案惊奇 / 194

刚说到这，我就听见有人喊，开棺，开棺！我一惊，浑身出了冷汗，我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，四下看了看，没有人。我屏住呼吸仔细听，又听见那声音，开棺，开棺！

后 记 / 210

第一卷 漫长跋涉

1. 生离死别

方德成出生在山东省栖霞县赵格庄，方家几代人一直居住在那里，靠自耕地生活。方德成三十六岁那年“九一八”事变，国家局势越加动荡。他眼中的世界是兵荒马乱混乱不堪的。日本人的铁蹄肆虐在祖国的大地上，山河破碎，民不聊生，土匪猖獗，瘟疫蔓延，天灾人祸一起涌来。连续三年大旱，粮食绝收，饥饿使人们无法忍受。人们为了活下去，不得不背井离乡，随着逃难的人群向北方流动。

方家八口人。方德成上有七十岁的高龄父母，下有四个儿子，最大的十六岁，最小的八岁。妻子金氏贤惠，但裹着小脚，干不了重活。面对一家老小，方德成思来想去，还是作出了决定，不能在这里等死。走一步看一步吧！金氏去收拾东西，把仅有的一点粮食和着青菜做成菜团，把被褥和衣服放在一副担子里。天刚蒙蒙亮，她叫醒了丈夫和四个儿子。当她推开公公婆婆的房门时，大为惊骇，两位老人为了不拖累儿子，已双双自缢身亡了。方德成含着眼泪，掩埋了父母，咬着牙挑起担子，带上妻儿上路了。

方德成不是普通的农民，他文武双全。当年习武者众，他从小跟着父亲习武，有一身好功夫。有老秀才见他聪颖灵慧，教他识得不少字。他十分勤奋，

劳作之余苦练书法，能写一手好字。方家人世代都热爱土地，不愿为官，只希望过平淡的生活。方德成长大了，身高七尺，力大过人，浓眉虎目，属于典型的山东大汉。他的父亲人品好，乐行善，人称方大善人。方德成字公爵，人品如其父，在当地也小有名气。娶妻生子，为了叫着方便，他也不卖弄才学，把四个儿子的名字起得简单朴素，老大叫一万，老二叫二万，老三叫三万，老四呢，自然叫四万。他的儿子们也酷爱练武，个个生龙活虎。

方德成的老婆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身材苗条，裹了一双三寸金莲。那个年月的妇女仍有不少裹小脚的，封建残余对妇女的戕害在上个世纪初依然严重。一家人一步步走在干裂的土地上，他们走得很慢，因为金氏的小脚无论如何也走不快，几个儿子轮班背着她，但是架不住日夜行走在漫漫长路上的疲劳，也都背不动走不动了。干粮所剩无几，路边连野菜也早被挖光。一路上随处可见被饥饿或疾病折磨而倒毙的人，在那个年代，死亡是如此轻易的事。金氏忍住眼泪，对方德成说：“我只有一个心愿，希望你能把四个孩子带好，一个都不能少。”

方德成点点头。他放下担子，让一万来挑，他打算去背妻子，可就在这个空儿，妻子金氏一头撞向路旁一棵大树，登时毙命。方德成和他的四个儿子哭得死去活来，他们在路边刨个坑，掩埋了金氏，在呼啸的风里跪坐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清晨，方德成毅然拉起四个儿子继续向北走，一万挑着担子，眼睛哭得红肿，但是努力不哭出声，他不想让几个弟弟更伤心。走出一里远了，四万忍不住了，大声哭喊：“娘——”方德成单手夹起了四万，不顾他手刨脚蹬，喝令另几个儿子：“快走！”

夜里那么冷，到了晌午，太阳烘烤着大地，天又热了起来。树的叶子都枯卷着，几十里听不到一声鸟叫。一万的肩膀磨破了，方德成接过担子，心情沉痛地走在前面，远山在迷蒙中透着险峻，他们不知道前方有多少艰险，不知道归宿在哪里，只知道还有一口气，就要活下去，就得往前奔。

四万问：“爹，咱们要去哪儿啊？”

方德成说：“东北。”

四万问：“东北有多远？”

方德成说：“三千里路。”

四万问：“那得啥时候能到哇？”

方德成说：“每天就算走五十里，你说得多少天？”

三万说：“我知道，得两个月！”

四万说：“爹，歇会儿吧。”

方德成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迈开大步往前走。一万过来要背起四万，小家伙来了倔脾气，嚷道：“我能走我能走！”

担子里的东西除了被褥衣物外，还有几件兵器，食物一点也没有了，渴了就找个水塘喝几口。有时一连走十里也不见水塘，也就只好忍着。每个人都是饥肠辘辘，真想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找个阴凉地躺一会儿。去哪里给孩子讨点吃的呢？方德成沉重地想着。

2. 巨浪滔天

四万眼尖，他看到前面有人打架，兴奋地喊起来：“快看，前面打架了。”二万和三万过去看，然后回头说：“哥俩为了一块馍馍打起来了。”一万说：“爹，我们不会打。”二万说：“亲兄弟打架多没意思，要打就去打鬼子！”三万说：“我宁可饿死，也不会去抢亲兄弟的东西。”

“你呢，四万？”方德成问。

“我也是，谁要是欺负我，我找三个哥哥帮忙。他们有了吃的，总是先给我，就算抢也是别的人来抢。”

方德成听了四个儿子的话，很是欣慰，他说：“这就对了，做人要仁义啊，要先想到别人，就算是饿死，也要死得有骨气，不抢不偷窃，不霸占别人的东西，自己手里种下的粮食吃着才心安哪！你们兄弟之间永远莫为一点小事伤和气，咱们一家人要团结起来！”方德成把右手攥紧举起来，“要像个拳头，我是大拇指，你们四个就是这四根指头。”

从这天起，这一家人又恢复了脸上的笑容，走起路来也有了精神。他们仿佛看到了前方的希望，前面某一片神奇的土地有他们的美好家园和幸福明天。虽然路很苍茫，虽然处境艰辛，但是方德成的步履是稳健的，因为他相信他能带领四个儿子活出个样来。他要对得起父母和孩子他娘。

五个人在陆路走了些时日，见日本兵越来越多，有些地方北上的道路已遭

封锁。他们不得不放弃陆路。这一日，爷五个来到了龙口港码头。触目可见端着大枪、戴着有两块披帘的帽子的日本兵，方德成嘱咐四个儿子离近点、跟紧他，他们在一拨又一拨逃难的人群中拥向码头。人多船少，一只船靠向码头，就会有成千上万人向前拥挤。没有点力气的人就会被挤得掉入海中，落海就意味着九死一生。在码头上，方德成吩咐四个儿子：“到了展示你们本领的时候了，拿出你们的真功夫，船一靠岸，你们就蹿上去，然后接行李。”四个儿子齐声答应。一万说：“四万拉住我的手。”二万说：“要不爹你先上去。”方德成说：“不，你们都上去之前我放不下心，等你们都站稳了我再上。别担心我，我还没老。”

大海无边无际，无风亦起三尺浪。这日朔风劲厉，巨浪滔天。海上的帆船在起起落落的海水里晃动，码头上有跋扈的日本人和颠沛流离的中国人。贫苦老百姓穿着破衣烂衫，与那些衣冠楚楚戴着礼帽穿西装或长衫手提皮箱的商人挤在一起。吵闹叫骂声此起彼伏。生存面前，人的尊严很可悲，中国人挤在一起互相叫骂，突然一声汽笛响，人群从后面向前拥挤，那力量之大，让前面的一些人没来得及上船就被挤入海中。一个人被拥倒了，顷刻会被上万只脚踏过去，再也站不起来。方德成和他四个儿子站在了最前面，眼看要被后面拥上来的人群挤入大海，方德成用尽全力也无法阻挡那股排山倒海的力量。人在求生面前，力量是无穷的。此时船距岸边还有一丈远，帆板还未落，一万拉起四万，双脚踩水飞到了船上，二万三万也腾空而起，一跃上了帆船。此时的方德成已被拥入海中，双手仍未撒开那因沾水而重量陡增的行李。一万见状，踩着海水中挣扎的若干人的头顶飞过来，抓起行李一纵身回到帆船。方德成也随之跃上帆船。不到两分钟工夫，船就人满为患，迅速开走了。“等一等，我的孩子还在岸上……”“娘，你在哪儿啊……”岸边，喊声哭声响成一片。

每一趟船靠岸，都不知有多少人落水淹死。方德成抱住四个儿子，看着岸边那仍在疯狂拥挤着的人群，心酸不已，也有几分欣慰与庆幸，他们上来了，只要不葬身大海，就有了奔向下一站的希望。他们逃过了生死一劫。“爹，是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？”四万的问话让方德成无言。他一身武艺，却不曾救起一个人，眼睁睁看着若干同胞惨死海岸。自己不但未去帮助，还为了自己的儿子早上船而拼命拦住后面拥上的人群。一路上他不住地叹息。船再次靠岸，方德成忧虑自责的心才豁然开朗。

孩子他娘，我们爷五个到了关东的地界了，愿你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，找到一块没有饥荒、没有战争、没有劫掠的土地。我会把四个儿子带好的，放心吧！方德成心里默想着自己与金氏灵魂的对话。暮色昏沉，天黑了。

3. 父子失散

方德成是个很聪明的庄稼汉子，这一路要饭，他都是让三万带着四万去。四万那胖嘟嘟的小脸惹人怜爱，每次他们都能讨到一些饭食，也有大户人家给些钱和旧衣裳。方德成怕儿子受欺负，每次儿子讨饭，他都躲在远处看着，遇到有钱的人家要出钱买下四万当儿子，方德成总是婉言谢绝。亲骨肉在一起，再苦也是乐。他放心不下任何一个儿子，不想让他们受半点委屈。他总是觉得，孩子他娘的灵魂这一路如影随形，一直跟随他们左右。无论如何，不能让孩子他娘失望。这一路风餐露宿，爷几个却未生病。这和他们幼年习武打下的好底子有关。

现在，一万的身手已经超越了方德成。每天早上旭日将升，一万就找一块宽敞的平地练起拳脚来。方德成料想，这孩子真有出息啊，这么苦这么累，还没放弃习武。是啊，乱世出英雄，习武可以强身自保，也可以保家卫国，怎可废弃！于是方德成每天早晨都要把四个儿子叫起来练武，不论身在何处，不论风霜雨雪，都要严格操练。

这一天他们来到了大都会奉天，东北地界的重镇。他们有些高兴，但是转瞬就收敛了笑容。他们看到大量的荷枪实弹的日本兵，凶恶地盯着过往的中国人。方德成低声说：“别看鬼子，走我们的。城里人杂，你们四个千万别拆帮，别往人多的地方凑。我们是打这路过，不是来看热闹的。”四个儿子嗯了一声，低着头紧跟父亲往前走。

突然，他们听到一阵喧闹，看到前面街口围着一群人，人群中锣鼓声响亮，有围观者底气十足地喊好。方德成知道，这是杂耍卖艺的，必须躲开这个地方，一来儿子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好奇心重，要是钻到人群中，非耽误行程不可；二来人多之处，危险大，这是非常时期，不可不防。这时懂事的一万对方德成说：“爹，我们是不是绕过去？”

方德成四下瞧瞧，见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通过，就对四个儿子说：“都跟上，

四万，来，拉着爹的手。”方德成伸出左手拉住四万。这时锣鼓声更加响亮，围观的人一片喝彩声。

不练武的人只是看个热闹，练武的人看的是门道，方德成的几个儿子禁不住好奇瞄了一眼那场内的人物。他们不曾到过大城市，没见过这种场子，眼睛往场内一扫就被牢牢吸引住了。方德成挑着担子，左手扶住挑子，右手拉着四万，还得顾及过往人群，走几步就回头喊一声“跟上”，这会儿再一回头，一万二万三万不见了。他急忙喊三个儿子的名字，四万也跟着他喊。他喊出的声音连他自己都听不见。口干舌燥没有水喝，加上锣鼓声叫嚷声太大，他的声音完全被淹没了。

方德成急出了一身汗，这时对面走过来一个秃顶的红脸汉子，膀大腰圆，找茬道：“你谁呀你，在这儿喊什么！看你那穷酸样，逃难的吧？”方德成连忙说：“就走就走！”他抓起扁担往肩上放，回手再去抓四万，一低头，四万不见了。方德成的脑袋嗡地一下，他喉咙干涩，咳了几下，痰里有血。他定定神，卯足了力气喊道：“四万——”

方德成把担子放在路边，眼睛都红了，一位老人走上前问他：“四万是你什么人哪？”方德成说：“是我八岁的小儿子，老人家，我四个儿子都被人群挤散了，您帮着我看会儿行李好吗？”还没等那位老人点头答应，方德成就钻进了人群。他在人群的缝隙间穿行，拽这个瞧瞧，扯那个看看，挨这个一拳，受那个一脚，他全然不顾。终于，他找到了看傻了的一万二万三万。他给三个儿子每人一巴掌，然后急着告诉他们：“四万丢了，你们快去找。”一万二万三万这才慌了神，四下里焦急地寻找他们失散的弟弟。

方德成用袖子擦了一下模糊的眼睛，似乎耳朵也出了问题，什么也听不见了。他蹲在那里哭泣，他平生第一次觉得这么无助，连父母上吊、妻子撞死，他都没有如此伤心难过。他压抑住百感交集的情绪，站起身，眼睛死死地盯着人群，一个一个看去。

其实，那位为方德成看行李的老者正是四万丢失的目击者，他本想把目击的情形告诉方德成，没想到方德成心急火燎，没等他开口就不见了影子。

这时，散场了，人群像火山喷发一样向四面八方流动开去。方德成像个木头人一样站在原地，被人们撞得直翘翘。场上的人越来越少，一万二万三万在人流中看到了父亲，哭着跑到父亲跟前说：“没有找到。”

4. 他乡贵人

方德成的心沉下去了，差点晕倒，一万扶住他。方德成告诫自己，别急，沉住气，四万那孩子机灵，不会有事。爷四个拼命喊：“四万，四万……”路口只剩下几十个人了，那位为方德成看行李的老者蹒跚地走上前来，方德成给老人跪下了，他颤抖着声音说：“我的小子被挤丢了，当时一个秃头的红脸汉子找我的麻烦，我答话的工夫孩子就不见了！您有没有看到啊？”老者把他搀起，酱紫的嘴唇动了一动，欲言又止，满目悲悯，他抬头看别处。方德成顺着老者的视线望去，看见一位英俊的中年人朝这边走了过来，方德成有些警惕，双臂抱肩。

那中年人问：“你们这是——？”方德成忙说：“我们从山东逃难经过这里，我有四个儿子，最小的那个方才挤丢了，我老伴死在了路上……求好汉帮个忙吧！”方德成蹲下身子，又痛哭了起来。那位中年男子只说了一句：“你们等着我。”随后他转身奔跑起来，脚下像安了轱辘一般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

方德成心惊，这人功夫不错！自己虽有一身好武功，但是人生地不熟，再说，就算是一切都熟，又去哪里找呢！刚刚找到了三个儿子，无论如何不能再走散了。此时，那位替方德成看行李的老者说道：“这位兄弟，算你走运，碰上了他。他是这城里有名的飞天大侠，会飞檐走壁，慢说你一个儿子丢了，只要他肯出手，就是四个都丢了，他也能找回来。”方德成听了，以为这老者是安慰自己，但是想想那人身手不凡，倒也有了一点底，但不知那侠士要多少大洋。自己身无分文，纵使人家不要，又怎好欠人家的人情！

他问老者尊姓大名，老者说：“谢，谢占奎。那位侠士姓肖，认识他的都叫他肖义士。我是城里的教书匠，其实今天这事我是看得一清二楚。那位肖义士也在附近，想必也看得清楚。”方德成闻听此言，仿佛看见了救星，料想其中必有奥秘，忙道：“我叫方德成，您老一看就是个知书达理之人，还请指点小儿下落。”那老者说道：“我都说了，就是你四个儿子都丢了，肖义士也能帮你找回来。”这老者六十岁上下，头发梳得油光，红脸膛，双目炯炯，整洁的蓝色长袍过膝，脚穿一双黑色布鞋，打着绑腿。

方德成疑惑不解，他说他看得一清二楚，为何又吞吞吐吐呢？难道是想耍好处？却又不像那种人。

正待要再问，迎面来了个细高个，谢占奎忙说：“这是我儿子。”方德成与之行礼。细高个道：“爹，散场了你怎么还在这儿？”方德成插话道：“真对不起，耽误你父亲回家了。”老者将事情经过简要讲了一遍。谢占奎的儿子谢君鹏忙对方德成说：“看来您是福祸双行啊，丢了孩子遇到了贵人。我跟您说，肖义士是我师兄，名叫振强。爹，让方大哥到咱家歇歇脚吧。一边等候我师兄回来。”

老者点头道：“正是，请。”方德成客套几句，还是跟着走了。他本不想打扰别人，可是现在他没有办法了，也确实感到筋疲力尽了。到了老者家，一万二万三万给老者跪下磕头，千恩万谢。谢老先生很喜欢这几个孩子，说：“都很懂事啊，仁义！”

方德成一整天没有喝水了，他喝了一壶好茶，眉宇舒展了，他想，既然有谢大恩人和肖大侠客相助，小儿子自会平安回来。看谢老的态度，定是极有把握。

方德成把一路的遭遇、妻子自尽的事情都讲了，边讲边流泪。三个儿子也都泣不成声。谢占奎极为同情，他一进家门，就让老伴准备饭菜，还让儿子去找些干净衣服给方家父子换上。落座饮茶，他随手把烟盒子端过来，让方德成的三个儿子也都坐下，说：“宾至如归，别客气，就当自己家里一样。不要外道，脱鞋，上炕上坐。”

谢君鹏对方德成说：“方兄，我爹是好客之人，您先坐着，我去迎迎我师兄。”说完他转身走了。方德成看不出这谢君鹏也是个武林高手。他琢磨着，谢家公子倒像个文弱书生。他怎么会称肖义士为师兄呢？谢老也不曾提过这一层。看来谢家人都不简单。

方德成望着谢公子走出去的背影感叹道：“老先生真是有福，有这么好的儿子。”谢老先生说：“你倒说反了，你没见过他冲撞我的时候。”顿了一下，他接着说道，“你的小儿子……”

5. 侠义相救

“你的小儿子就是被找你茬的那个红脸汉子掳走的。当时拥挤又嘈杂，你的小儿子被他捂住了嘴，愣给拖走了。人多，你猫腰拾扁担，就那么一会儿工夫，人就找不见了。当时肖义士也在附近，我们还说了几句话。”方德成接过谢老先生递过来的纸烟，划着火柴先给谢老先生点着，然后给自己点着，吸了一口，说道：“人到难处见真情啊！”谢老先生沉思了片刻，说道：“情到深处是知己呀！”两人对视，开怀大笑。时而沉默时而兴高采烈地谈心，两个人都觉得交流默契，相见恨晚。

有人给他们添茶续水不必细提。一万二万三万见到谢老夫人，忙下跪磕头。老太太慈眉善目，怜爱地说：“多好的孩子们哪，只是这世道不平啊……饭好了，你们都饿了吧？我去给你们端来。”方德成连连道谢，让三个儿子去厨房帮着忙活，三个儿子出去了。

且说那肖义士听方德成哭诉了经过，便猜到八九。肖义士以前收拾过那个偷鸡摸狗坑蒙拐骗的红脸汉子，没想到他仍不知悔改。他怒火中烧，暗骂道：“这个狗娘养的东西！今天我非好好教训他一顿不可。”他腾挪跳跃，穿越了很多小巷和大宅，不一会儿，他来到了一处低矮破旧平房区的其中一户人家。院内无人，他像猫一样轻轻落地，然后轻步闪到窗旁倾听，听到了一男一女的说笑声。男的说：“今天真走运，逮住一个男娃，得了五百大洋。”女人说：“瞧你那德行！把大洋拿出来让老娘看看！”男的说：“快去把大烟锅子给我拿来，我也该好好享受享受！”紧接着屋里有窸窸窣窣穿鞋走路的声音。

肖义士一个箭步端开房门，站在秃头面前，从腰中抽出软刀架到他的脖子上。他老婆取来烟袋锅子看到这场景吓得魂飞魄散，哆嗦成一团，手里的烟袋锅子掉在地上。

肖义士用冰凉的刀轻轻在他颈项上刮了一下，问他：“要死要活？”

秃头魂不附体，尖叫道：“好汉饶命，好汉高抬贵手！”

肖义士断喝一声：“快说，那个孩子卖到哪里去了？如果有半句假话，我要了你的狗命！”只见那秃头面无血色，颤抖着声音说：“卖……卖给了大财

主古老爷家，得了五百块大洋。”肖义士说：“拿出来。”那秃头汉子从棉袄袖子里掏出了长布袋，恋恋不舍地递给好汉。肖义士接过大洋，将宝刀收起，掂了几下布袋，然后冲那醉醺醺的秃头酒鬼说：“今天你要是有半句谎话，我回来取你的人头。”说罢肖义士转身出门飞身上房，眨眼无踪。

城里的富贵人家，都有谁都住哪儿，肖义士非常清楚，他知道那古老板是开粮行的，他老婆四十多了还没生育，钱有的是，近来四处托人高价买子。不漂亮的不要，女娃子不要，有残疾不要，太小也不要。七八岁的男娃谁家再穷也不卖，倒是秃头敢于揭榜，在古老板面前打了包票，于是这一天他为了钱丧尽天良，明抢孩童。

方德成一进城他就跟上了，见三个大的钻进了人群，他知道下手的机会来了，就故意撞了方德成一下，趁老实巴交的方德成羞赧难堪捡拾扁担急于离开之际，将四万掳走。这就是白天的经过。

肖义士夹着那包大洋，趁着夜黑，如鹰一般落在了粮行古老板的东厢房屋顶。他轻轻跳下来，四周无人。到了正房外，他看到窗内人影晃动，于是大大方方敲门，粮行老板和他的老婆都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这么晚了，谁呀？”

“我，肖振强。”不一会儿，古老板满脸堆笑出来了，他说：“肖老弟快请进，早就请你来，每次你都不来，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！”他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想，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啊！是不是奔这孩子来的？

肖义士话里有话：“我是给你们道喜来了，听说你们今日喜得贵子啊！”古财主一听，果然是奔这孩子来的。他正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之际，就见肖义士将一包东西扔了过来。

“你出的五百大洋，现在还给你。这笔生意做得不仗义，人家不卖孩子，你想要个孩子是好事，但不能不择手段，你知道人家父亲丢了孩子有多急吗？快把孩子带过来！”

古老板腿脚僵直，脸上肌肉抽搐，他翻着眼睛说：“你说什么？我看你没必要多管这闲事！”

肖义士道：“我生来就是爱管闲事，谁要是做了伤天害理的事，我碰见了，就不会袖手不管。我的刀也不会答应。”

财主的老婆胆小怕事，把正睡着的四万抱来了。四万胖乎乎的，睫毛很长，头发又黑又密，乖巧可爱。肖义士仔细看了看这孩子，右边脸有些肿，可能是

挨了打，他瞪了古老板一眼。肖义士问古老板：“你给这孩子服了什么药？快拿解药来！”

那财主悻悻地说道：“一来就哭闹，哼，不是省心的主，要不是看这孩子长得顺眼，我们还不收下呢！服了几片镇静药，没事，明天早上就会好。”

肖义士抱起四万就往外走，他边走边说：“要是明早醒不了，你就等着吃官司吧！记住我说的，以后不要再做伤天害理的事！”

时间已是后半夜，肖振强在街上碰到了出来苦寻他的谢君鹏。谢君鹏心上悬的石头落了地。此时方德成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但表面还故作镇定，与谢老先生拉着家常。他们一进门，方德成立刻站起，接过谢君鹏背上的四万，四万的几个哥哥也都凑过来了，愁容化作欢容。

“这孩子被灌了镇定药，得睡到明天天亮，没事的。”肖义士宽慰方家父子。

方德成说：“你们俩是四万的救命恩人，就让四万做你们的干儿子吧！”

谢君鹏道：“我只是接到了他们，把孩子背回来，哪有什么功劳！不过收个干儿子，我愿意！”

大家都笑了。肖义士说：“我还有点事，告辞，明天一早我再来看望我的干儿子。”

谢君鹏疑惑不解道：“你还有什么事？”肖义士神秘一笑，离开谢家，消失在暗夜浓重的雾气中。

6. 梦中家园

肖义士回到谢家时，天已微亮了。谢家人一夜未合眼，方德成担心四万，他不时地看看自己的孩子，回想一路走来的辛酸苦楚，更是夜不能寐。肖义士推门进来，手里提着一个包袱，他将包袱放在几案上，打开来，白花花的银圆十分耀眼。肖振强说：“我借了五百块大洋，你们带在身上，路上做盘缠。”他见方德成发愣，解释道，“这就是米行老板买你儿子的钱。那个老东西不在乎这点银两，再说我会还他的。怎么，干爹给儿子一点生活费有何不妥吗？”

方德成双膝跪地，叫声救命恩人，他说：“我不能收这些钱，你把我儿子找回已是大恩难报，这银圆我无论如何不能收啊！”